



强词有理

□ 安立志

东汉冀州刺史苏章秉公执法的故事,已被收入初中文言文读本,也曾被多地列入中考语文试题。

苏章,字孺文,扶风平陵(今陕西咸阳)人。汉顺帝时(公元125-144年),苏章升任冀州刺史。此时的刺史一职,已从西汉时的监察官员改为地方军政长官(州牧)。冀州刺史管辖今河北中南部地区。苏章在辖区巡视,发现并拟查处清河郡(今河北清河)太守的贪腐问题。由于太守系故交,苏章备下酒菜,与太守畅叙友情。太守高兴地说:“别人都只有一片天,唯独我拥有两片天”(“人皆有一天,我独有二天”),他认为苏章是他的“保护伞”,老友会为他减除罪恶。苏章则说:“今夕苏孺文与故人欢者,私恩也;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,公法也。”意思是说,今天我作为老朋友与你叙旧,这是私情;明天我作为冀州刺史履职,则是公法。第二天,苏章即举发并判定太守的罪名,全州肃然。

这个故事很动人,其核心在于苏章公私分明,不徇私枉法,不因私废公,正确处

# 苏章并非法治楷模

理了私恩与公法的关系,堪为所有司法官员之楷模。许多人在引用这一典故时,也是如此立论的。应当说,这个看法并无大错。虽然按照今天的看法,法官与涉案人案前宴聚,不免瓜田李下。无论作为地方官员还是作为司法官员,苏章的职业操守与个人品质都是值得肯定的。这种操守与品质,即使在今天,同样符合人们的期待。

秉公执法当然要好过徇私枉法。然而,苏章式的秉公执法却是靠不住的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叙述比较简略,在《后汉书》卷三十一关于苏章的列传中,在查处清河太守案之后,紧接着叙述了两则史实,一、苏章被调任并州刺史,辖区即今山西大部。他秉持一贯的执政作风,不惧权势,不徇私情,上书朝廷,弹劾打击当地豪门权贵,却因违背皇帝旨意而遭罢免(“换为并州刺史,以推折权豪,忤旨,坐免”)。二、天下动荡之际,人民饥寒交迫,有人举荐苏章,称其有治国之才,皇帝却不用他,最终死于老家(“时天下日敝,民多悲苦,论者举章有干国才,朝廷不能复用,卒于家”)。苏章的遭遇恰恰说明一个问题,在人治社会里,某些官员的秉公执法,只能局

限在一人、一时或一地。虽然这样的行为值得肯定,但这之于整个社会对于公正与正义的要求,犹如杯水车薪。而法治则是社会的综合机制与系统工程,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践上,都不可能由个体和局部来实现。在皇权社会,国家政权的变化只是朝廷的改朝换代,国家首脑的变更只是皇帝的改名换姓,恰恰说明,皇权社会的本质是人治,所谓国法不过是皇帝的家法,官员执法不过为朝廷管家或护院而已。

从总体上说,官员的秉公执法,是有利于皇权统治的。作为九五之尊,皇帝并非不知此理,汉文帝、唐太宗就曾多有论述。然而,一样的苏章,一样的刺史,不一样的冀州与并州,为何两重遭遇?官员的执法,“私恩”还是“公法”,秉公还是徇私,从根本上取决于皇帝的意愿与利益。当他秉公执法无碍朝廷全局,顺应皇上意愿时,他的行为也许可以存在甚至受到嘉许;当他秉公执法有碍朝廷全局,逆违皇帝意愿时,他的行为不仅不可接受甚至无法容忍。皇帝最终对苏章弃而不用,这说明苏章的秉公执法,根本不合圣心。

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指出:

# 悼树文

□ 王德亭

一棵挺拔在阴暗的楼影里,曾经为我家洒下浓荫的梧桐树,在这个温暖的冬日,不消半天时间,就被放倒了。

出树的人,是专业收树的,车辆、油电锯、吊链、绳子等工具齐全,一条龙作业,从树干,到枝杈杈权皆没有瞎材,能解板的橱窗一些,连树枝也不浪费,截得短短的,送到造纸厂,去打浆池粉碎造纸。

这棵树有了年纪,树木不会说谎,它的年轮会向我们揭秘它的生命密码。十九道年轮清晰可辨,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它。

十九年前,为了买到两棵像样的梧桐树苗,我和爱人骑车二十多里,赶了一趟县城大集,两棵四五米高的小树,是我们扛在肩上,骑着自行车驮回来的。

这棵树的生长,见证着我们为经营这个家付出的艰辛。几年间,这棵树为我们撑起了一院子的绿荫。春有花,夏有叶,冬天还把厚厚的雪凝结在枝头,槎槎桠桠,俨然是海中的珊瑚来到人间光耀我们。

这棵树也带苦恼给我们。比如,夏秋时节,它会成为蚊虫的秘密据点,蚊子不知躲在哪里。一旦我们回来,就会毫不客气地给我们送上见面礼,上头扑面,狠狠叮上一口。好像我们是送上门的美味,不吃白不吃。

再如,村里硬化道路,小胡同也给修成了水泥路,光光的胡同连一枚梧桐树叶也容不下了。几枚树叶落在上面,很是碍眼。秋天,再也无法唤起我“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”的惆怅。偶尔回家,看见邻居一扫帚一扫帚地把胡同里的落叶归堆,心里就觉得欠人家很多。每年冬天,我都要抽出一天时间,把天井里角角落落里的树叶归置一处,清扫时,纷纷扬扬的尘土会在我衣服上赖着不走,拍打也拍打不掉。树叶哗哗剥剥燃烧的烟火气钻进我的衣服,如果不及清洗,会让朋友们闻出烟火的味道,泥土的味道,也是,家乡的味道。

还有,梧桐树伸展枝叶,会“抚摸”邻居的房顶、屋顶。这种抚摸纯属一厢情愿。为了遏制它的放肆,我会一次次把不守规矩的枝杈砍掉,把侵占的领空归还人家。不止一个人劝我把这棵树出掉。梧桐树很会拓展自己,它的树枝伸到哪里,相应的,地里的根就钻到哪里,会把水混泥土并给撑破。上去十几年,梧桐树是很好的木材,农村盖房堵口,嫁姑娘打婚房,城里人装修楼房,都喜欢它。这几年铝合金型材便宜而又结实,梧桐树风光不再,有行无市,不值钱了。

我还是不舍得。他们太实用主义了,看轻了它的环保价值。换句话说,它改善了周

围的生态小环境,使我们这个小院,即使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去,也会充满生机。它是鸟的乐园,冬天里好像只有一种,就是顽皮的家雀。夏天则好得多,有画眉、滴滴水,槐大郎悠。家雀对人的依赖性很强,不是在人的住房上搭窝,就是在檐下找个缝隙,或者往烟囱里拉上草,就是一个窝了。

今年春天我维修门窗前,旧的门上梁坠下来,家雀就从那里自由进出。我每次回来,总有一两只在屋里乱撞,我的家成了它们的安乐窝儿。我把门换成了铝合金的,屋里安静了一阵子,再回来,又发现了鸟屎。这些家雀,梧桐树是它们的“跳板”,有了这棵树,它们等于有了一个“聚议厅”,可以叽咕喳喳讨论事情,还可以不费力气地飞到屋檐下,猫进窝里去。

老龟免不了,移祸于枯桑。我还能说什么呢?难道梧桐树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因?

人总是要老的,所谓年过半百,所谓年逾花甲,所谓人过七十古来稀,所谓耄耋之年。树也会老吗?梧桐树上一个个“老鸽窝”,杂陈在枝桠间,大概就是它老迈的信号。有了这一个个鸟巢,用我大叔的话说,它像人一样开始“回头”了。

现在的出树,确切地说已不能叫出树。所谓出树,是要连根刨。那是经济短缺年代人们的无奈,树墩头可以劈开作柴烧,还可以卖给烧木炭的用。另外,腾出树坑,让另一个生命落地生根。现在是直奔主题,从上到下让它分身。先有一个大胆的人攀上树梢,把树梢卸掉。一个个树枝从高空坠下,“扑通”砸到地上,抖落经年的尘土。原先一个蓬勃的生命,只消一会儿,就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最后,紧贴地皮把树干放倒。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作业,其神速很与这个时代合辙押韵。

我很后悔轻易把这棵树易主,我更懊恼我在拍它倒下的一瞬间,遭到了别人的耻笑。这棵树陪伴了我近二十年,从经济上来说,每年的报偿还不够买一本精装书的花销。但有了它,我在双休日带着在世俗里留下的伤痕回家,它的蓬勃朝气,它的绿叶青枝,成为一剂良药。

我在人们杀树前,急忙把它留在取景框里。在出树时,又不断拍下它被人“瘦身”的场景。当树木被锯倒时,我的心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戳,我对准了树的横截面,又一次按动了快门。这是我到现在唯一能想到的方式,打开手机,看看这些照片,表达对一棵树的怀念。

## TEXT 纸上博客

# 菊花金黄一山坡

□ 赵公林

我很适合干这个活,他说。他指的是种菊花,药用的。培土、锄草,甚至施肥,这些活都需要蹲下来,对我来说是坐下来,不需要腿,腿是碍事的,他笑着说,当然,我没有腿了。这不是什么力气活,还修身,养性。这么一大片,春夏葱绿,现在秋天了,金黄。看着,心情就舒畅。偎坐在地上,他举手环指四周,同时,头抬起来,满脸灿烂,也印着几分得意。自家。

盯着一朵朵花更有看头。他说,这花瓣,娇嫩得叫人怜啊,花蕊中这茸须,你忍不得心去触摸。人如果能小下来,住进去,就真是仙子了。月下,坐在地中间,我不能变小,但是却可以把心矮下去,放进花蕾中去,就能听到它们的私语,轻软得像纯净的小公主。我听到,我真的能听到它们在叙说自己的心事。当然,它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心事,只是一门子想法,好好地生长,长大,开花。

我欲哭无泪,但还得回家。我绕了一上午,进了火车站,看见有拉煤的货车,便爬了上去。三天三夜,没吃没喝。这还不要

紧,要命的是冷。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是在哪个火车站把我卸下的。

回来以后的事,咱村的人都知道。我的腿没了知觉,医生说说要保命得截肢,于是,“咔嚓”几声锯响,我两条腿没有了,大腿都截了半截。

你说,我不是找事?他说着,脸上弥漫着无限沮丧。

对他的遭遇,我只能暗自叹息。怎么想起种菊花的?我问他。

一提到菊花,显然,他便走出了过去的阴霾,又回到了现在的好心情,他说,要不就不说你都命丧了?种菊花不像种五谷,种地瓜、花生、番茄、南瓜,我觉得那些都是蠢物。菊花是有灵性的。你心情好,它长得就好,开得艳;你生气,它就不舒服,不给你长个,不开大花。我专门买了二分地实验过,我把它们当作当年说钱的那几个人,不给他们好气,甚至还要拿锄头在地上砸,恐吓它们,到了秋季,眼看着它们长得怎么样,歪了吧唧,萎萎缩缩的,后来我问,它们是花,它们为我生长,不能把气撒在它们身上。再说,那事也过去多少年了,人心里不能老是装着旧事,烦事,心事一多,就装不好东

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,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,甚至会走向反面。”这些话的确具有历史的穿透力。在人治社会里,公私分明,秉公执法的苏章不能充分做好事,固然是悲剧,然而,苏章还是幸运的,他的忤旨,只是免官而已,而在许多情况下,都有可能丢掉性命。从总体上讲,苏章的行为只是传统的清官与青天式的行止,在皇权社会的人治天下里,这样的清官或青天,对于黎民百姓,不仅是靠不住的,对其自身命运,也会朝不保夕。

不要以为人们如何崇尚法治,如何厌恶人治?就在中央已经决定“依法治国”的当下,在21世纪的今天,不是还有人散布“不要妖魔化人治,不要神圣化法治”的诡辩论吗?苏章的实践恰恰证明,人治之下无法治。回顾人类文明发展轨迹,废除人治,实行法治,已成为当今世界、当今人类的基本共识。人们完全不必在线装书中探究法治的根据,也不必在古墓葬里寻找法治的楷模,更无须在古老的历史河道里摸索法治的观赏石。苏章的意义仅此于此。



时尚辞典

## B面生活

□ 王太生

我站在阳台上,无意中看到,对面楼上的张三光着膀子,坐在小木凳上喝酒。张三是个老板,平时见到他衣衫不楚楚,想不到在家喝酒时,却流露出一个人的身形潦草。

B面生活,是一个人不事雕琢的自然状态,离烟火味更近。我的另一个朋友,是个文化人。白天坐在办公室里写字,说话,晚上喜欢在护城河边钓鱼。彼时,天光云影,护城河波光粼粼,星星点点,他裸脚踩在草地上,满眼是鱼。

闲谈胡适《丁在君这个人》,是说中国近代地质学之父丁文江的。在胡适的眼里,丁文江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人,丁平常在外面西装革履,在家里却打赤脚。早年的丁文江有脚痒病,医生说赤脚最有效,他就终身只穿多孔的皮鞋,常在家赤脚。在熟悉的朋友家中,也脱袜子,光着脚谈天说地,自称“赤脚大仙”。其实,丁文江起居饮食是讲究的:在外面饭馆吃饭,先用开水烫洗杯筷;他不喝酒,却用酒来洗筷子;“夏天中吃无皮的水果,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”。

像嗑瓜子,嗑开那些公众场合的行头包装,一个人,随性而为的散淡生活,或立,或坐,或仰,或卧,活得像一株植物,藤蔓枝叶,旁逸斜出,活得恣肆。

活得像一株植物,人可以像南瓜那样,找一处棚顶,呼呼大睡;也可以像一根蔓爬的丝瓜,吊在半空中——他乐意的存在姿势。

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里说,作为一地最高行政长官,常与朋友坐在山间喝

酒,动不动就酩酊大醉。开心时,他看到“负者歌于途,行者休于树,前者呼,后者应,伛偻提携,往来而不绝者”,心情不错,感觉也不错。酒醉,是一个人的癫狂抒情。

吃相,或许会说明什么?林语堂在家里啃猪蹄时,会兴奋得像一个调皮的孩子。猪蹄的胶原蛋白,黏性好极了,可以暂时封住一个人的嘴,他不讲客套话,应酬话,什么也不需要说,借此把嘴唇黏住,还怂恿孩子们跟他一起玩。

如果你看到某个人,一边剥花生米,一边喝酒,那才叫真的会喝酒。喝酒的人当中,好多是伪喝酒,抵不住一桌菜的丰盛诱惑;真正品得酒的人,是用一把花生米品酒。有一次,我到一位朋友家里,朋友平日里文质彬彬,是个注重细节的人。看到他书房里杯椅凌乱,地板上有一层细碎的花生壳,朋友不好意思,这是他昨晚一个人喝酒留下的。

有个汽车广告做得好,城市是生活的A面,承载着我们的理想和责任,而户外则是我们放松身心、感受和发现美的B面。如何才能在AB面之间自由切换?这个长着四个轮子的家伙,打破了城市与户外之间的阻隔,让我们更好地享受生活A面与B面的精彩。

B面,是生活的一部分,却常常隐藏或遮掩。性情中人,他的这部分光阴是轻松的,洗却油彩,嬉闹癫狂,只为享受那一半属于自己的私人订制。

因此,林语堂说,在不违背天理道德的情况下,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,不要“去计较真与伪,得与失,名与利,贵于贱,富于贫,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地度日,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”。



坊间纪事

# 长成一棵白菜

□ 梁翠丽

和周围的朋友说,长成一棵白菜吧。大家笑,脑子里想什么呢,不长成树,长成白菜作甚。

其实,我并不知道确切的理由,只是想,长成白菜那样恬淡与闲适,不容易。

父亲在自己的菜园里种满了菜,篱笆墙边种满了菊花。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,临了,成了一个农民。我看到做农活的父亲,皱纹伸展,很顺畅。问父亲和土地接触的感受,父亲笑笑,说:生活人,生活事,没啥。

小雪节气的前一天,帮着父亲收白菜。我说那白菜的叶子还是绿的,不能收。父亲笑了,说,你以为是白菜就该长成白菜心那样子吗?

我和父亲所指,显然不一样。父亲不了解我脑子里飞速旋转着白菜的成长历程,只道我是书痴,不谙农活。其实,我只是不明白,白菜还那么绿,为什么就被绑起来呢?在我看来,绿色还是很有生机的,还可以继续长的,远远还没到要结束的时候。

可父亲说,白菜到了节气了,别看他们还绿着,如果不放在地窖里用土埋上一阵子,就没了白菜的味道,也不会好吃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白菜会这样,大概喜欢农村生活的父亲对此也不甚知晓。想来,万事万物皆如此,到了节气,该藏则藏,该守则守,这才是顺应规律吧。

于是,就安心地照父亲的样子,把捆好的白菜,一棵棵拔出来,一棵棵摆放整齐,准备入窖。事实上,我并没有在意白菜们入窖的过程,我更享受和白菜们接触的感受。

深秋的风,有些凉。飘飞的树叶,偶尔会飞到白菜面前。手抚每一棵菜叶的瞬间,突然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那些白菜的叶子,在秋风中朴素地婉约着。这



手机语言

## 你的智商被拉低了吗

□ 辛然

最近,《微信正拉低中国社会整体智商》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里很火。原因之一,可能是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点个赞,看看有没有说自己。再深一层,可能要看的是这篇文章如何评价他觉得圈里智商有些低的人——他们爱转一些或没有意义的、或心灵鸡汤、或纯粹语言的文章。没错,《智商》一文就是在说这件事:警惕“低智商社群”,保持自己高智商节操一百年不掉。

我觉得这篇文章说反了。智商是不会被拉低或者提高的: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通过一些方法去做一些事,从而证明这一点。为什么朋友圈里有“拉低智商”或者《娱乐至死》的分析,只是因为 we 并不了解他们。

这些人里父母首当其冲。从我们的页面看来,一堆行业分析、正规新闻、健身娱乐的分享中,忽然冒出一篇《属牛的今年有一难》,为属牛的朋友转吧!》,就感觉“一个圈里的智商都被拉低了”。但他们的圈来看,岂止属牛的,属鼠的属龙的都不太平呢,养生、鸡汤和假新闻已构成分享的三大主题。朋友圈只是一个父母跟年轻人同步交流的平台——在一个连笑点都在不断更新的互联网上,父母试图跟你交流的境遇,就像你到了不懂其语言的国家,通过打手势做交流已经是你最大的努力了,但在当地人看来,你还是显得很蠢,对不对?

除了父母,朋友圈还有一些随意的人群,比如“哈哈党”“送赞干部”“手滑党”,把留言、点赞、转发这些功能看得并不重要。在信息充沛的圈里,这些人甘当搬运工,只要刺激眼球的文章都会转出去,绝不思考内容可靠与否,只要刚出存在感就行了。他们真的很具备从事新闻行业的潜力,但就是差了那点被罚款的经历。所以“转帖500次点击5000次”的法规一出,大家就收敛了很多,这说明智商不低嘛。

最后就是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群,往往思维也很发散:你告诉他这新闻是假的,他会认为无风



中国山东作家网 山东作家协会 主办

西了,人就蔫了。

你看我的菊们,它们只会用时间拼命地生长,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伸展枝叶和出蕾开花上。我也要活得像我的菊,微笑,也带几分骄傲。做租,做艰辛,做路上的不平。

当然,我的日子才开头呢。这地,我再扩,不是可以土地流转了吗?我再承包些,最好是这片山坡全部弄过来,再雇几个人,也当地主。当然,也把俺爹雇来,让他给我照着看,我每月给他发工资。过两年你再来,你说这里将是什么样子?

明年,我要在这里盖个别墅,养羊,喂鸡,种有机蔬菜,都是天然绿色食品,自己吃,那日子有得过了!

讨老婆?这事是得考虑。有人介绍过,有一个正处着,还很有可能。不过,一切随缘吧。于他,像故土上我的每一位亲人,中国大地上每一位朴实的农人,真的让我震惊、钦佩。他把他的日子都一一落在了实处,一一落在了这片丰厚的土地上,耕耘,浇灌,开希望的花。

认为我说得对的,请点赞并分享至朋友圈!